

台
聲

沈亞

侠
龙
戏
凤

沈亞的梦

天使也动容

A decorative rectangular border with floral motifs at the corners and midpoints of each side, framing the text.

侠龙戏凤

(台湾)沈亚 著

真知文化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李 刚

封面设计:符晓笛

沈亚作品系列
侠龙戏凤
(台湾)沈亚 著

真知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6 字数:128 千字

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

ISBN 7-5378-1731-0/T·1691 定价:8.80 元

楔子

话说“金璧皇朝”人主中原也有二十个年头了。当年自关外举兵入关的“龙啸皇帝”在平定天下之后的第八个年头消失，将整个天下交给当时年仅十二岁的儿子——龙运皇帝，这一路走来，竟也过了十二年！

咱们中原人向来自命清高，只要是中原以外的地方全都视为蛮夷之邦。想那金璧皇朝几十年前也不过是澜沧江畔的一支小狼族，如今不但登堂入室，并且俨然一副要以中土为邦的模样。这在中原人的眼里看来，简直就是逆天行道、荒诞不经到了极点！中原人老笑说那金璧皇朝一家老弱妇孺竟也敢统治咱们大中原！可偏不幸得很，这金璧皇朝不但统治大中原，而且还统治得有声有色呢！

金璧皇朝与汉学、造学堂，鼓励自己的子弟说汉语，学四书五经。

金璧皇朝主张联姻，凡是他们的官吏迎娶中原女子者皆有重赏，封官加禄那是跑不了的。要是平常子弟迎娶汉族女子，也有黄金、白银等的赏赐。

金璧皇朝大肆招考汉人为官，他们主张以汉人的方式来统治汉人。

金璧皇朝——算了！反正说来说去，这金璧皇朝除了是外族之外，比起前朝那乱七八糟的典章制度，那可是好得太多了！

偏偏人就是这么奇怪！当年那暴虐无道的昏君统治时，中原的侠义之士可是伤透了脑筋要推翻，可是好不容易改朝换代，换了个英明神武的皇帝当家，他们却还是想尽办法要把家



伙从皇位上拉下来。

十二年来金璧皇朝那小小年纪的龙运皇帝，一直是他们刺杀的首要目标。虽说深宫内苑多不易，但还是有那么多的奇人异士可以入侵皇官，一次又一次地想要刺杀龙运皇帝，当然他们从来没成功过。

不过，咱们那些中原侠客们也从来不灰心，他们依然前仆后继想尽了办法要恢复汉室天下。

于是他们每年都召开一次刺杀——喔！对不起，说错了，应该是“武林大会”才对！

召开武林大会的目的，自然是集合众人的力量，想出办法来刺杀龙运皇帝喽！每年这个会议都会择地召开，这一次他们选的地点就在皇城外的密树林里。

这好像有点太明目张胆了一点吧？那些武林人士似乎自信满满，他们的声势似乎比以前壮大了很多，也……复杂了很多。

咱们干脆这么说吧！这次的武林大会不单单是中原武林人士的大会串，他们还邀请了来自关外的魔教加入。

离谱吧？向来自命清高的中原武林人士，竟然会与关外的魔教联手！等等等等……不是说好了正邪不两立的吗？

嗨！不好意思，大敌当前，没什么好正邪不两立的了！正所谓“以牙还牙、以眼还眼”啊！这就叫“以暴制暴”！

万一真的杀了龙运皇帝，那之后怎么办？

什么怎么办？看着办啊！区区一个魔教，怎么可能动摇中原武林数千年的根基对不对？这根本不是问题！

是吗？这真的不是问题吗？

天知道，基本上会有这么荒谬的想法就已经是个大问题了！但是，他们既然执意为之，那又能如何？只好静观其变喽！

于是，一场轰轰烈烈的武林大会就这样展开了！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，也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如何……他们都没有想，也不愿意想，因为事情根本已经发生了，那还有什么好想的？



A

“听说皇城附近近来聚集了一大群的江湖人士。”

“我也听说了，不晓得那些武林人这又打算要做什么。”

“管他们要做什么！”其中一名官员没好气地说道：“这些江湖武林人士如此不知好歹，实在应该将他们一举歼灭，以收杀一敬百之效！”

“嘘？这话可别让皇上听见，要不然他可要动怒的！”

“可是皇上对他们实在太仁慈了——”

“咳！”龙运皇帝身边的小太监小喜，轻轻地咳了一声喊道：“皇上驾到！”

御书房里的大臣们立刻住嘴，他们恭敬地排成两排。

“臣等恭迎圣上！”

龙运皇帝带着他的爱臣端木邵走了进来，他们远远便可以感觉到一股尊贵之气，大臣们连头也不敢抬一下。

龙运皇帝今年二十四岁，他从十二岁登基以来，从来没让人失望过；虽然历史上年幼登基的皇帝不少，而且比他年纪小的更是大有人在，但龙运皇帝无疑是那一堆小皇帝之中的“佼佼者”！

当年全天下的人都等着看笑话，等着看这年幼的皇帝如何统治天下，如何将大片江山毁于一旦。但是他们失望了，因为金璧皇朝是不准皇太后垂帘听政，也没有能够操纵皇帝于

鼓掌之间的大臣，所以金壁皇朝登基的皇帝，就是掌握天下的皇帝。

自龙运皇帝登基的那一刻起，他便不再是十二岁的幼童了。他的聪明才智和稳重果断，不但超越了他的年龄，甚至超越了他其他大臣的聪明才智。

他们从没见过这个年轻的皇帝动怒，事实上他根本无须动怒，只要他那两道英气逼人的剑眉微微一蹙，就已经力道千钧，足震人心了！

龙运皇帝双漆黑无法见底的深邃眸子里，总闪烁着一般睿智的光芒；而狼族人惯有的暴躁不安，从他身上却看不到半点踪迹。他那副总是气定神闲的模样，不晓得急白了多少朝中大臣的头发，偏偏他老是轻描淡写而且还料事如神，好像没什么事能逃过他的法眼似的“稳如泰山”。

一般来说，正统狼族人的长相并不好看，浓眉大眼、狮子鼻，是狼族人的标准特征。可这位龙运皇帝生来与众不同，他的确浓眉大眼，但那挺直的鼻梁却俊俏得让人嫉妒；他很少笑，只可惜那总是薄薄的，微微上扬的唇瓣，总泄漏了他心里那股挥之不去的幽默感。

狼族人的身材高大魁梧，而龙运皇帝却玉树临风似的修长俊朗。如果脱去一身的龙袍，他活脱脱就是个在江湖中行走的俊朗侠客。

朝廷里的大臣们老是见他眼一瞟，便吓得腿了半截。有时候真觉得这龙运皇帝果然应验了武林人士所说的——眼观四面、耳听八方；他还多了一样——心至十方。唉！他们心里所想的，他哪一样没想到过？

大臣们低着头不敢哼气，因为，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听到他们的对话。

胆子大些的大臣便瞄瞄龙运皇帝身边的宰相端木，希望

他能给个暗示什么的……

端木有个很好听的绰号叫——“潘安宰相”。

他那一身的细皮嫩肉，比起女子有过之而无不及；尤其那眉目如画的五官；要生做个女子，不知将会如何妩媚动人呢！所以见过他的臣民百姓就给他起个绰号叫——潘安宰相。

端木的父亲端木非，是三朝的元老，打从龙运皇帝的祖父时代开始，他就已经在朝担任要职，到了龙啸皇帝的时候他便当了宰相，直到辅佐龙运皇帝时，他已经有八十岁高龄了。

龙运皇帝十八岁那年，端木非告老还乡，而他的位置便由他的独子端木顶替。这样算起来，端木的年纪应该也不小了，但他却年仅二十一，乃因端木非在五十九岁时的高龄才有了这个孩子，当时还在朝中传出了一段佳话呢！

端木邵六岁学会吟诗、七岁学会作诗、八岁的时候已经可以和贤人雅士对弈，到了九岁、十岁的年纪便有“小状元”的美誉，活脱脱就是个“神童”！所以当他的父亲告老还乡之际，他便理所当然地顶替了他父亲的位置，而且由于他的贤政，还赢得了不少汉人民心。

龙运皇帝和端木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好朋友，这些年来，一些大臣遇事总免不了先请教端木邵，因为除了太监小喜之外，他才是最亲近龙运皇帝的人；只可惜，他现在正敛眉垂眼，一副“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”模样，让人完全看不出他的表情。

“咳！”龙运皇帝似笑非笑地打量着他的大臣们。他们发出的求救信号，当然全收到他的眼里啦！

他心里觉得有些好笑，毕竟这些跟了他多年的臣子们，个个在外面可都是走路有风，但不知道为什么一到了他的面前，就全成了孩子似的乖巧。

他的心里是有点骄傲，因为这些人可不是一般人印象中



那种垂垂老矣的老臣，相反地，他们可全是天下年轻一辈中的一时之选，全是最精锐的“人中龙凤”！

“你们刚刚所说的，我全都听到了。”

那班臣子的头垂得更低了。

龙运皇帝挥挥手道：“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！这么多年来，也不是头一遭了，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！”

“启禀皇上！”大学士李瑞上前，他是去年科举所选出的状元郎，同时也是朝中职位最高的中原人士。“臣以为，江湖人士一再聚集生事总不是好现象，如今天下太平，但江湖中却乱象频生，这对民心社稷终有所扰。”

“李学士说的没错！再这样下去，我朝的声威何在？”另一名大臣亦附和道。

龙运皇帝挑挑眉道：“诸位似乎对些江湖人士甚为不满？”

“那是自然！想想我朝入主中原后施德政，德泽广披天下，但那些武林人士不但不知感恩图报，反而一再聚众滋事，光是想起来就教人怒火中烧！”李学士又说。

龙运皇帝不置可否地问：“那依诸位之见，该当如何？”

“自然是派兵围剿喽！”

“万万便不得！”兵部尚书穆阿德连忙摇头反对：“这怎么可以？他们聚集的地点就在皇城附近，派兵围剿万一发生什么事危害到皇城的安全，那可怎么得了？不成不成！不官反对！”

“穆尚书，此话差矣！堂堂兵部尚书出这样的话，也不怕有损国威吗？照您这样说，万一不幸皇城出了事，那也不该出兵喽？”李瑞讥诮地问。

“当然不是这样！我只是希望不要无端生事，惊扰了皇城百姓。想想天下太平不过数十载，如今为了区区武林人士大动干戈，让天下百姓惊惧惶恐，岂是皇朝之福？”

“可是——”

“别吵了！”龙运皇帝转向一直沉默不语的端木问道：“端木丞相，依阁下的高见，应当如何？”

端木缓缓地沉吟几声，所有人的眼光全盯着他。他慢条斯理地想了半晌，才挪动了一小步出来说道：“依微臣之见，应该‘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’”

“哦？”龙运皇帝显得相当有趣地继续问：“那你认为，应该怎么个‘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’法？”

端木邵微微一笑：“江湖人士首重‘道义’，如果能让他们心服口服，那是最好不过的了，这样一来，他们不但不会成为皇朝的苦恼，反而还会是一股相当庞大的势力。”

“让他们心悦诚服？”李大学士嚷了起来：“那谈何容易？那群江湖人士简直就是刁民！要他们成为皇朝的助力，根本就是‘缘木求鱼’！”

“倒也不见得！”礼部尚书说话了，他是个文质彬彬的中年人，说起话来比端木邵还慢条斯理，光是等他思考完成说出话，大概就得等死一堆细胞了！不过这次，他的速度倒是快了很多人。“我听说这次江湖人士和关外的魔教联手——”然后又没了，所有的人还等着哪！他却一副已经把话说完的样子。

他们泄气地瞪着他，这到底代表什么意思？

龙运皇帝挑挑眉问：“你的意思是可以利用魔教？”

礼部尚书以慢得不能再慢的速度点点头。

他们这才松口气；老天！至少用不着再等他说下去了！

“那又怎么样？”李大学士忍不住问：“‘魔教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”

他们面面相觑了好一会儿，却似乎没人能想出一个确切的答复。

“那自然也只有江湖人知道喽！”龙运皇帝莫测高深地笑



了笑回答。

“难道，我们要收买江湖人士替皇朝做事吗？”兵部尚书疑惑地蹙起眉问：“这样好吗？”

“不是收买江湖人士来替皇朝做事，而是自然会有江湖人士替我们做一样的事。”端木邵敛眉垂眼地淡淡说道。

“真的？是谁？哪里的江湖人士？”

端木邵的眼光缓缓转向龙运皇帝，大臣们不明就里地看着他们交换了一个私密的眼神——这代表什么意思？

天知道，这件事就这样算是解决了。但是除了端木邵之外，那些大臣每个人的眉头都紧紧地蹙着，怎么就这样算了呢？事情才刚刚开始啊！可是他们谁也不敢多问。

其实他们想的也没错，从龙运皇帝脸上的表情看来，这件事的确才刚刚开始，而且，还是个很有趣的开始……

至于端木邵？他那莫测高深的表情就难以理解了——是开始？还是结束？不知道，只是那诡异的表情真的令人有些好奇；好奇这位潘安宰相的脑袋里打的又是哪门子的主意？

这两个人各怀鬼胎，却又瞧不出任何端倪——真是诡异到家了！



“什么叫‘魔教’啊？”龙心那巴掌大的小脸蛋藏在草业里低低地问。

“我怎么知道什么叫魔教？”另外一张和她一模一样的小脸，有些不耐烦地。

“会不会是信奉魔鬼的门派？”龙心突然睁大眼睛惊异问：“万一他们真的信奉鬼怪，那怎么办？”

“什么怎么办？你很烦耶！那么多人信神，他们也没学到什



么神力啊!难道信奉魔鬼的人,就会有魔力吗?”

“说的也是。”龙心撇撇她那张樱红的小嘴,注意力转向前面问:“怎么样?到底怎么样啊?他有没有出来?”

“还没有啦!你小声一点,会被听见啦!”龙行生气地瞪了她一眼。“龙心!你真的很烦耶!”

“你才很烦哩!”龙心不高兴地回瞪她一眼,两张一模一样的小脸没好气地对瞪着。

突然她的眼角一瞄,一道黑色的人影自内苑中闪出来,转眼已经跳上护墙,一瞬间就消失了踪影。这时候,遥远的地方也传来悠扬的笛声——

“他走了!”龙心猛然跳起来嚷道。

“你——”龙行气得七窍生烟,她连忙拉住龙心把她按在地上压低了声音道:“怕别人不知道我们在这里等吗?”

“可是——”

“咳!”

龙心、龙行两位小公主惊跳了一下!

小喜那张清秀的脸,已经在她们身后微微地笑着行礼道:“两位公主殿下好。”

“小喜。”龙心没好气地跳起来冲着他的头便给了一巴掌。“你想吓死人啊?”

小喜“哎哟”一声,痛得泪眼汪汪地抱住头道:“小的不敢!小的只是碰巧经过这里听到两位公主的声音,所以才过来看看的。”

“碰巧?”龙行眯起眼睛挑了挑地靠近他。“那可真是巧了!说!是不是我皇兄要你来盯住我们的!”

小喜连忙摇摇头退了几步。“没这回事!没这回事!真的只是碰巧!小喜发誓!”

这两位公主在官里素有“混世魔王”之称。除了龙运皇帝

之外，简直是天不怕、地不怕，所有下至朝臣、官女、太监；上至皇亲国戚，谁不惧怕她们三分？他已经她们整了一辈子了，光是想起来，都觉得生不如死！

“发四？哼！”龙行从鼻子里哼出不屑的声音。“你发五我都不信！哪有这么巧的事！我们可是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么隐密的地方，怎么天天在这里也没见谁‘碰巧’经过这里，就会这么碰巧？”

“真的是碰巧啊！”小喜百口莫辩地嚷道，那张清秀的小脸霎时转成青紫色，眼看龙行的脸就要凑上来了！他巴不得拔腿就逃，偏偏还没那胆子，只好定在那里手足无措地等死！他真是够蠢了，没事打什么招呼？找死啦！这下子真的是自寻死路了！

“咳！”

龙心、龙行没好气地跳起来嚷道：“干啥？又是谁？现在流行咳嗽吗？”

“两位公主好，下官在这里给您请安。”转头一看，却见端木笑眯眯地站在那里。

“端木丞相！”小喜如获救星般的跳起来逃到他的身后道：“小喜参见端木丞相！”

龙心的眼睛都呆了！她傻气地看着端木直笑，直到龙行没好气地用力推她。

“你傻啦？”

龙心这才红着脸地低下头嗫嚅道：“端木大哥……”

端木邵笑盈盈地看着那两张人见人爱、却也人见人怕的绝美容颜问：“怎么啦？这么晚了，为什么你们还在这里？”

龙心说不出话来，龙行却神气地仰起下巴回道：“我们在这里练功呢！师父过几天就回来了，我们要好好表现，让他刮目相看！”



端木邵挑挑眉，眼光转到龙心身上；那龙心眼看着就快昏倒了，哪里还说得出半句话来？

端木邵微微一笑问：“是这样吗？龙心？”

“不是——”

龙行用力地踩了她的脚。

龙心痛得眼泪都掉下来地大嚷：“是嘛！是嘛！就是这么一回事，我们不是来监视皇兄的！”

“龙心！”

龙心一愣！这才清醒过来，她泄气地翻着眼睛咕哝道。

“完了……”

“监视皇上？”端木邵讶异地看着她们问：“皇上现在正在寝官休息呢！你们怎么会等在这里监视他！”

反正事迹既然已经败露了，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！

龙行索性皱皱鼻子，老气横秋地说道：“谁说我皇兄现在正在寝官休息？我敢打赌，刚刚他就已经溜出去了！最近他都是这样的，老是三更半夜有笛声，我皇兄一听到笛声便像是着了魔似的偷溜出去，我们就是为了他的安危着想才会等在这里的！”

“是这样吗？”端木邵回头看着皇帝的贴身太监小喜。

小喜拼命摇头、摇手，简直整着人都摇起来了！

“没这回事！没这回事！皇上现在正在寝官休息哪！刚刚奴才亲自伺候皇上更衣就寝的，皇上怎么可能会偷溜出去呢？不会的！”

“你还说没这回事？”龙行盛气凌人地用力一脚。“明明就是这么一回事！刚刚我和龙心亲眼看见的，你还敢嘴硬？”

“真的没有嘛！”小喜又气又急地辩解道：“要是两位公主不信，奴才可以带两位公主到寝官去亲眼看个清楚，皇上真的已经睡了！”



“小喜！你好大的胆子！居然敢以皇上来威胁我！”龙行生气地又一跺脚：“你以为我不敢去寝官吗？”

小喜连忙“扑通”一声跪下。“小的不敢！小喜没这个意思！”

“还说不敢？明明就是以我皇兄的名义来压我！”龙行气得暴跳如雷地嚷。

“龙行——”龙心拉拉她的衣袖，她的脸已经红得像黄昏的夕阳了。别这样，端木大哥在呢！”

“在又怎么样？”龙行没好气地瞪了她一眼：“谁像你？”

“像我什么？你可别胡说八道，我要生气的！”龙心眼眶一红，泪水眼看着就要落下来。

龙行猛地一拉她的手道：“走啦！反正总有一天会让我逮到的！”她气嘟嘟地扭头就走，龙心依依不舍地看了端木邵一眼，才心不甘、情不愿地跟着龙行一起离开。

“恭送两位公主！”端木邵和小喜不约而同地微笑行礼。

等到龙心、龙行两位公主的背影已经消失之后，端木邵才转向小喜挑挑眉，似笑非笑地问：“皇上真的在寝官休息了？”

小喜苦着一张脸答道：“丞相大人，您这一问，可叫奴才怎么回答呢？”

端木邵淡淡一笑，那笑容明亮得几乎教小喜看呆了眼！

“他就这样把你扔给龙心、龙行这两只‘小食人鱼’！”

小喜怔怔地看着他。

端木邵叹口气地在他面前挥挥手指又道：“我在问你话！”

小喜猛地一怔！“喔……对不起！”小喜一下子愣住了，承相问什么？

端木邵挥挥手。“算了，我只想知道那个吹笛子的人是谁？”

这下小喜头又摇得像个波浪鼓一样了。“奴才真的不知



道！”小喜苦着脸可怜兮兮地又说：“这次是真的知道了！”

端木邵的眼光转向高墙……那会是谁？圣上会有危险吗？他深深地蹙起眉。

“丞相——”小喜小心翼翼地翻起眼睛看他。“您担心圣上的安危吧？”

端木邵淡淡地叹了口气。“当然担心，谁不担心——”这句话他险些说出口，端木邵连忙掩饰地笑了笑。“谁不担心皇上的安危呢？他可是天子啊！”

“那您可得好好劝劝皇上了！”小喜理所当然地埋怨道：“不要说是龙心、龙行这两位公主了，就连皇太后都起了疑心了！要是真的发现，那奴才……”他泪眼汪汪地注视着他说：“那奴才可要脑袋搬家了！”

端木邵只是笑了笑，他的眼光还是停在那高高的城墙上……那城墙挡得住谁呢？

就算挡得住人，也挡不住心啊！

能挡的也只有心甘情愿留在这里的人吧！

况且圣上不是，他当然也不是。



深夜，整座皇城沉浸在月色皎白的光线中显得无比宁静，悠扬的笛声忽远忽近地在空气中飞扬，有种淡淡的，哀怨似的声音撩起无限的空灵遐思。

在离皇城不远的一片大树林里，有条人影正以惊人的速度不停地往前奔去。

他的脚尖轻点地上的落叶，借力在半空中行进，一点声音也没发出来。那人影似乎正追逐着笛声前进，然后在树林最深处的一棵大树下停了下来；笛声在他停止的一刻，竟也感应

到似的停住！

“上来吧！等了你一个晚上。”

那人脚尖一点，凌空跃上大树顶端，在那里正斜躺着一个蓝衣书生打扮的男人。

他一见到他来，便不住地埋怨：“这么晚来，饿死我啦！”

男人轻笑一声，从怀里掏出个小油纸包扔给他。“哪，叫化鸡，特地命人做的。”

“算你有良心！”他高兴地接过食物，老实不客气地啃了起来。“怎么？你出来的时间愈来愈晚了，是不是有人发现你了？”

男人在他的身边坐下来挥挥手。“还不是我那两个宝贝妹妹，她们的鼻子灵得很，每天像猎犬一样地盯住我，所以我想走，自然得花点心思。”他的眼光盯住不远处的另一片树林，那里隐隐约有灯火闪烁。

男人回过头正想问他的看法，却只见他潇洒地拍拍手，那只鸡竟然就这样解决了！男人眨眨眼睛，有点不太相信。

他却只是一抹嘴，笑了笑说道：“总算吃饱了！今年买来了不少人，看来，他们这次可真是势在必行哟！”

男人摇摇头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“啥事这么好笑？”他莫名其妙地问。

“没有，没事！”男人说着，再度回头盯着树林的方向。“不是说关外会有人来吗？到底是何方神圣这么厉害，让他们如此有恃无恐？”他仔细眯起眼睛打量那里的灯火，有点徒劳无功地想看出个端倪。

“我也很好奇。”他咧开嘴笑了笑，张俊朗的脸顿时显得有些滑稽：“总不会是‘天山神教’的人吧？”

男人挑挑眉问：“如果是呢？”

“如果是，我就建议你先派兵把这些不知死活的家伙先了

